

五代名君可及覽

番外書册

		一六	七三	和
		七	三	書
三	三	三	〇	門
册	架	函	號	類

147

庫	文	閣	內	
五	六			和
九	七			書
函	三	〇		
六	三	〇		
架	册	號	類	

儒家十四之三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730
冊數	3 (1)
函號	159 147

159-147



歷代名君要覽序

淺草文庫

古無經史之分書者紀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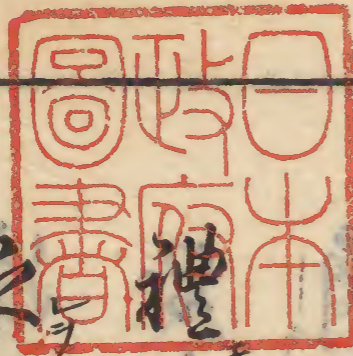
事春秋者編列國之年詩

禮志之所載也皆可謂

之史矣班固述作以來經史

之名各有分也歷朝之事布

在方策通眺結繩之世不有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129-141

記事、可^キ微^{ヒト}、所謂^{スル}質^シ、務^ム文^ニ則^ス、
野^ノ者^{ナリ}也、及^テ後^ニ代^ニ編^ム、修^ム、官^ノ記^ス、
法^ノ之^レ職^ニ、全^ク具^{ハル}矣、所謂^{スル}文^ノ勝^ハ質^ニ、
名^ノ史^者也、若^{キハ}聖^賢、言^ハ不^ス然^ラ、
簡^シ而^{シテ}明^カ、又^{シテ}而^{シテ}約^シ、所謂^{スル}文^ノ質^ニ、彬^シ、
彬^シ者^{ナリ}也、今^ノ人^ノ說^ク性^ノ理^者、以^テ傳^フ、
物^ヲ為^シ、致^シ、難^ト、拘^ル、一^ニ、二^ニ、經^ス、

傳^ニ而^{シテ}失^ス之^レ、野^ノ業^ニ、詞^ノ章^者、以^テ守^ル、
約^シ為^シ、孤^ク、陋^ト、違^フ、一^ニ、乎^シ、百^ノ家^ノ、典^ニ、
籍^ニ而^{シテ}六^ス、史^ノ聖^ノ門^ノ、教^ニ、豈^ニ、
久^ク然^ラ、乎^シ、大^ノ學^ニ、謂^フ、格^ノ、如^シ、正^ノ、修^ノ、中^ニ、
庸^ニ、謂^フ、學^ノ、問^ノ、篤^ク、行^ハ、不^ス、若^{キハ}、斯^ノ、公^ノ、豈^ニ、
能^ク、得^ル、其^ノ、全^ク、乎^シ、黑^ノ、巖^ニ、慈^ノ、菴^ノ、宿^ノ、學^ニ、
人^{ナリ}也、自^リ、少^ク、治^ム、經^ヲ、讀^ム、史^ヲ、老^テ、而^{シ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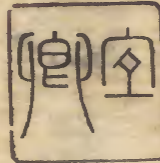
不倦^ニ研^ニ精^ヲ覃^ニ思^ヲ着^ケ眼^ヲ注^ツ意^ヲ史^ヲ
傳^ノ之^レ間^ニ舉^ゲ明^ニ主^ニ良^ニ臣^ノ之^レ言^ノ行^ヲ
選^ニ名^ニ儒^ノ史^ノ官^ノ之^レ論^ノ說^ヲ間^ニ亦^タ加^ヘ
之^カ注^カ解^ヲ發^シ其^ノ理^ヲ義^ヲ作^ル歷^ニ代^ノ君^ノ
臣^ノ要^ニ覽^ハ八^ニ卷^ヲ而^{シテ}自^ラ謂^ク凡^ソ天^ノ下^ノ
之^レ達^ニ道^ヲ以^テ君^ノ臣^ノ為^ハ最^ト群^ニ生^ノ之^レ
表^ニ萬^ノ化^ヲ之^レ原^ヲ所^ニ以^テ勅^ス天^ノ下^ノ之^レ

諸^ノ典^ヲ也^ニ然^レ四^ノ書^ノ六^ノ經^ノ不^レ可^ラ第^ス
畧^ス唯^ニ採^テ史^ノ家^ヲ以^テ檢^ニ其^ノ事^ノ蹟^ヲ寄^ス
矣^ニ言^ハ也^ニ君^ノ臣^ノ之^レ道^ノ無^レ他^ノ各^ノ盡^ス
其^ノ道^ヲ耳^ノ能^ク盡^ス其^ノ道^ヲ則^チ經^ニ世^ノ之^レ
業^ニ大^ニ成^ス矣^ニ常^ニ誦^ニ經^ノ典^ヲ以^テ之^ヲ為^シ
本^ト博^ク覽^ニ歷^ニ史^ヲ察^ニ其^ノ所^ノ約^ヲ於^テ斯^ニ
書^ニ則^チ化^ス下^ノ之^レ仁^ヲ奉^ス上^ノ之^レ誠^ヲ悉^ク

在其間不可忽諸一日慈菴
寄其金本而示余請作之序
於是披閱其顛末則序例皆
詳非可以鄙詞混備之故因
辭之然再三不措余以為君
臣之義大矣斯書之旨明矣
余何徒窘吻乎且其所請亦
已

貞享三年丙寅秋七月中浣

霍山野節叙



成也良有以矣粵稽古大凡創業
之為君為臣者必履艱處困更歷
變故之久是以日夕兢惕無敢寧
居上則不責厥違予而樂厥規予
下則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希旨
順意為羞更協德戮力誠一無間
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兩盡其道

而有共成重熙累洽之治也若夫
守成之君臣則不然謂當時安寧
靡復他慮於是驕奢之情河諛之
風日新月盛讒邪者必受其福忠
直者莫保其身紀綱為之不振政
事為之不舉浸淫支蔓不知危亡
之至此已往之明驗而後來之所

當鑑者也然垂統而不克永世者
有焉繼體而多厯年所者有焉特
繫于存憂勤狃宴安之如何而其
所以然又豈非好學與否之故耶
乃知欲為國家者不可以不講學
欲講學者不可以不先君臣也誠
宜本之以經考之以史蓋經者心

也體也史者迹也用也心迹不相
判體用無二源而為學之方云備
矣予少壯治經及老大猶未能得
之况於史渺無津涯每病難涉暇
日繙諸史節取其君臣之道要且
明者輯成一編分為八卷大綱因
通鑑旁搜他書上自成周之盛下

五胡元之衰悠悠數子年來允明
主良臣或任賢納諫或儉身恤民
或治軍旅崇儒學與夫立朝讜言
為郡循良仗節死義之類炳然大
略可見矣於是其盤錯處乃加舊
史之註以剖之機括處乃引前脩
之說以發之名曰歷代君臣要覽

焉顧庸劣之質固陋之學加以載
籍不備固不能無遺漏矣雖然竊
自謂為人_レ之君為人_レ之臣者儻有
采而善讀焉則於經濟之道庶乎
有小補矣

貞享三年丙寅三月穀旦

黑巖壽翁序

一此編專斷自周而不及夏商者世遠事畧也不錄
 明氏者正史不備且恐簡帙重大也然不訖元氏
 而粗及明初之君臣數人者蓋不欲使華變於夷
 也
 一此編不及四書六經者本因史家以檢君臣之事
 蹟也况四六之為書家傳戶誦又難容易節畧者
 一乎
 一周室人才之多已見於四書六經則此編所載僅
 採史家所收而已自此以降人物之盛莫如漢唐



歷代名君要覽凡例

一此編專斷自周而不及夏商者世遠事畧也不錄
 明氏者正史不備且恐簡帙重大也然不訖元氏
 而粗及明初之君臣數人者蓋不欲使華變於夷
 也
 一此編不及四書六經者本因史家以檢君臣之事
 蹟也况四六之為書家傳戶誦又難容易節畧者
 一乎
 一周室人才之多已見於四書六經則此編所載僅
 採史家所收而已自此以降人物之盛莫如漢唐

宋故其紀也。視諸異代最爲多。所謂取法於上之意也。

一自漢以前紀載已寡且並舉列國故止以世代序之。不以年月錄之。漢以後類爲編年。但南北朝際南則與南相先後。北則與北相次序。如宋與金元亦然。又如某人與某人同時。乃先紀一人。本末而復及一人首尾者。間有之。凡如此之類。亦與前例不同。庶無涉于紛殺而有便于披閱也。

一自古論君臣之道之書。多分門類。如或君德政體。或規諫忠義之類。此編則大率因通鑑體。然錯綜而看之。所謂門類云者。亦在其中矣。

一此編雖彙分君臣之言行。而君類中有臣之言行多者。臣類中有君之言行雜者。大抵取其所重者耳。不必以言行多寡別識之。讀者融會之可也。

一他書於君臣之義。自傍人論之者。不爲不多。此編直就其遭遇之言行取之。又各爲一例。

一先儒明君臣之義之書。專以臣爲主。蓋君雖不君。而臣不可以不臣之義也。此編乃欲各盡其當然。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意。殆並行而不相悖。

一凡註文或因正史或從通史欲務簡易而不必著其姓氏若無註文者竊附己意以補之

一凡逐段議論或因舊史之評斷或採諸家之文集語錄惟欲明義之當否而不拘文之雅俗

一凡本文末細書稱按僅有評語者皆臆論也較之於先賢之說不翅燭火於日月安並其明因爲之區別云

歷代名君要覽引用書目

- | | |
|-----|------|
| 周禮 | 左傳 |
| 國語 | 吳越春秋 |
| 戰國策 | 史記 |
| 前漢書 | 後漢書 |
| 三國志 | 晉書 |
| 宋書 | 梁書 |
| 隋書 | 南史 |
| 北史 | 唐書 |
| 宋史 | 金史 |

遼史

元史

皇明通紀

資治通鑑

唐鑑

通鑑綱目

通鑑前編

宋元通鑑

宋元綱目

歷史綱鑑

讀史管見

世史正綱

歷代名臣奏議

宋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

伊洛淵源錄

朱子實紀

百將傳

管子

荀子

家語

韓詩外傳

新序

說苑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性理大全

二程全書

楊龜山集

羅豫章集

朱子文集

朱子語類

張南軒集

蔡氏全書

真西山集

黃氏日抄

魯齋全書

吳草廬集

遜志齋集

薛文清集

讀書錄

文彙正宗

唐詩緒箋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蔡虛齋集

事文類聚

韻府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宋七文集

歷代名君要覽卷之一

君類第一

周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篤仁敬

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

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閔

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

○文王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豸非熊非羆

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

非虎非貔

非龍非豸

非熊非羆

非虎非貔

非龍非豸

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
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
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之國富倉府是謂上
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也宿雷是日也發

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也

○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
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
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
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

文主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於是歸之者三十

國

○文主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

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

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

毋伐樹木毋動六畜馬牛羊豕有不如令者死無赦

崇久聞之因請降

○武王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
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
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

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武王踐阼三日。

阼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召士大夫而問

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機、鑑、盥、盤、楹、杖、帶、屨、觴、豆、戶、牖、劔、弓、矛，各為銘焉。

○真西山曰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者蓋
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
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
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
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
○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
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
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
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吳臨川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

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
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嗚呼當時周公所見豈
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
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
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又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
之言爲政簡易者民必
附近之近謂親近也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
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
門擗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

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
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
白上通巧倭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
命而辭

○宣王即位召周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
風任申伯仲山甫張仲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
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以秦仲爲大夫討西戎命尹
吉甫北伐獫狁命方叔南征荆蠻命召虎征淮夷王
自將伐徐夷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
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在
職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
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
自中制之則雖吉甫亦何以成其功故宣王能復
文武之業而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
下至于師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苟在朝者無
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
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之言必誦念
記憶而納之也志猶
也記在輿有旅賁之規輿車也旅
賁虎賁也位宁有官師之典宁者

人君倚几有誦訓之諫倚几間居之時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誓居寢燕居之時御之箴誓御謂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者居有師工之誦師工樂官史不失書史掌書史者矇不失誦矇謂瞽以訓御之也御進於於是作懿戒以自儆矇以訓御之也御進於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真西山曰衛武公之所以約勅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歿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

○齊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俸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明高俸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管子有輕重之法七篇以贍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

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九九算術桓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
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
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
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
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
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
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
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
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
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
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
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有司請吏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
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
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易其為不易也

○劉子政曰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
○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劉元城曰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國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

○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

敗死焉。文公立於是以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

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

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黃慈溪曰。衛君多亂。文公處國家覆亡之後。獨

能輕賦平罪。身勞與百姓同苦。卒以治稱。一國以

一人興信矣。

○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勝於秦

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

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傒

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

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

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

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相

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

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

聞之。款關請見。百里傒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

行施於後世。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

者不相杵。

○晉文公得南之威美婦人語助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

之威而遠之由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按後世以色亡其國

者如陳後主唐明皇之類是也於前世則殷紂失國

周幽竄身亦皆無非淫於色以及亂者矣吁尤物移

入如彼而文公遠之如此蓋幾於大禹疏儀狄成

湯不遜聲色之意宜其有大國而遂霸諸侯也

○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

也或曰細作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者國

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

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將與楚戰謀於舅犯曰彼衆我寡柰何對曰

戰陳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雍季曰以詐遇民

偷取一時後必難復文公曰善乃以舅犯之謀與楚

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言一

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

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經

○丘瓊山曰晉文公為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

利然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

其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

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焉號之為號久矣子

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

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
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
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
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
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周襄王時。晉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事見魯僖公二十八年晉

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上作政而下行

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

乎。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

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

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刑。法。布。刑。而

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

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按襄

為一人固雖不足取。而君臣無獄之一語實萬世不易之名言也。烏可以廢言哉。

○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夏。徵舒。謂陳人無動

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名。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

栗門。因縣陳。滅陳以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

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

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
人意淺謂譬
如取人物於其懷而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至楚復陳
還之為愈於不還
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
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晉人弒厲公迎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
曰狐始願不及此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

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盟而入逐不
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逮鰥寡
役止逋責
振廢滯起舊德匡之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匿薄賦歛省
罪戾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
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職無相踰易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
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民
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
無謗言國以復霸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
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曰必殺魏絳羊舌赤曰絳無貳
志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請居死公跣而出曰寡人
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

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使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楚子囊伐鄭鄭將從。楚子展曰：「晉君方明，四軍無缺，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秦景公乞師于楚將伐晉子囊也軍有二卿囊曰：「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晉不雜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晉侯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

○黃慈溪曰：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

業赫然。漢昭帝流亞也。太史公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而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

○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諂者不通，罪當死。」

○丘瓊山曰：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

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于持祿小臣不至于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首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今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

○吳伐陳楚昭王救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主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所謂受王命祀其國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中山川為望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熒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宋之分野也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

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果，從三度。

○真西山曰：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善，而法星為從三度，天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齊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主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晉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鄂與諤同，直言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越王勾踐興兵伐吳，吳王夫差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于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大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開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大宰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

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與范蠡等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昨命為伯。句踐已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按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王非。且以。莫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嘗之。不絕。於口。
○魏文侯時。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

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
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講和皆朝魏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

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

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身往告

而罷獵也

○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

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

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

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

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

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

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

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

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

兵而輟不攻

○公季成謂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

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

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

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

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丘瓊山曰：魏文侯一國之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課多之害于民，而設為皮毛之喻，況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闕，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闕，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丘瓊山曰：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於即墨大夫也，非惟封

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
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
出此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致察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
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復詰問世之小人所
以往往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沈鬱之患者
此也其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鄒穆公有令食息鴈者必以糝糝穀不成者毋敢以粟
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以
請曰糝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

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
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
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
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
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
非吾粟乎鳥固食糝不害糝之粟而已粟之在
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糝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
為一體也此之謂富邦按鄒穆之為國也以孟子考
民一體之意者安能出斯言豈感悟孟子行仁政
之言而然耶後世願治之君所宜推而行之者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

墨未服樂毅圍之期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讐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遺國相奉而致之樂君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漢元年十一月沛公入咸陽還軍灞上悉召父老

豪傑謂曰父老若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三章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皆坐之今但當其身坐父子弟罪不相及餘悉除去諸吏民皆案堵如故案堵謂將士皆安然如墻堵之不遷動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灞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陳潛室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

章是時沛公猶未至關中也而輒與民私約如此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高帝創法定今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尹遂昌曰沛公還軍灞上除秦苛法則仁義之舉也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見漢業之興非偶然者誰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韓信者淮陰人也。始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典客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

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他無與比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

喜人人皆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疆孰與項王漢主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主嗜噉叱咤千人皆廢噉音於鳩反噉鳥路反懷怒氣也叱昌栗反叱卓嫁反發怒聲也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主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嘔猶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持劫於威疆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言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且三秦王為秦將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

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

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檄謂檄書也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部分而署置之

○丘瓊山曰古者豪傑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禮然後肯盡忠竭力以為我用苟待之以常調則彼亦以常人自居雖有奇才異能曷以自見哉

○董用均曰韓信以一亡校徒因何立談不更召見而即超拜大將且殊禮蓋其用人如此三代以後千載帝王之冠也

○楚項羽已弒義帝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弒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

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胡致堂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顧亦伸己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許魯齋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

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高祖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剃去髮以鐵束頸自賣於朱家人魯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

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旨。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短兵。刀劍也。言以相接擊也。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厄。也。兩賢謂季布與丁公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狗軍中。曰。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司馬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豪傑。招亡納

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丘瓊山曰。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帝即位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列侯諸將毋敢
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
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
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
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
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
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
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
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
擒也羣臣悅服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鄼侯蕭何食
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
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
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
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
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封陳平為戶牖侯平曰
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

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若子可謂不其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帝已捷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

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帝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封千秋為安平侯

○丘瓊山曰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蕭何為首羣臣不服故帝以獵為譬斯言也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出師取勝而還其功次亦當以是為法

○七年春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勿事不役使也

○劉友益曰令民產子復勿事章帝詔賜民胎養穀皆仁政也

○十一年詔郡國求遺賢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益州錄事

○曾南豐曰高帝平時侮慢學士大夫至取儒冠溺之所與其成功者多販繒屠狗之徒及天下既

平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其後高祖欲易太子張良爲召至四皓從太子遊高祖見遂不復易然則賢人有補于國家如此有天下者顧可忽哉

○劉友益曰求遺賢急賢也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自帝起之矣

○文帝元年冬十月卽位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論議法也同產同所生也坐謂案約法三章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除收孥諸相坐律然其大辟尚有三族之令

令

○丘瓊山曰。虞廷罰不及嗣。周室罪人不孥。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仁暴之心。既殊。國祚所以有長短之異也。文帝即位之初。即除去秦人之苛刑。漢祚之延。幾於三代。未必不基於斯。

○是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沾音欲墮近邊而莫之省憂。為民之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

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稟。絡也。鬻。久舊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

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

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粟鬻米者。長

吏閱視。丞若尉致。長吏。縣之令長也。致者。送也。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

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

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耐。古形字。輕罪不至于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鑿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

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

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

君臣要

方復母來獻

○真西山曰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小有馳騫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主荒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下馬之故至于興師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也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食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星也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詔謂此及知

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乞也音蓋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匡正也不逮者因各敕

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

足財與纜同太僕掌輿馬言太僕見餘皆以給傳置

置者置傳

○丘瓊山曰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

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

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遂為故事

○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

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丘瓊山曰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況敢犯其行輦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況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為百世帝王之師矣

○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對甚悉詔張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

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

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喋喋多言也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古者用簡牒故吏爭以言也皆以刀筆自隨也

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

至於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起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影

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

秦之敝拜公車令

○丘瓊山曰古人論郭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
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文帝一聞釋之之言即不用

嗇夫不徒善釋之之言而又引之以同車用爲公
車令可謂惡惡而能去善善而能用矣且釋之欲
言嗇夫之辯給先引周張之謹訥其易所謂納約
自牖者夫於是非但見文帝聽言之易用人之謹
而又且見漢世去古未遠而其君臣相與之無間
也後世人君於其臣有事未嘗問問或不敢答況
敢於未言之先而設問以啓之乎

○十二年春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
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
殖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
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
年租稅之半

○真西山曰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
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
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
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憫農也又曰文帝即位十
二三年間減租稅半者再除租稅者一後世人主
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歟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

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言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今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味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三匹。自三百石以上。及問民所不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計戶口之數。以率之。今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陳明卿曰。惠帝四年置孝悌力田。復其身。呂后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至文帝復有常負。蓋識王道規模矣。

○後元年春三月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末謂之業。蕃。亦多也。爲酒醪以靡穀者多。醪。汁滓酒也。靡。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陳明卿曰。帝在位幾年矣。佐民未嘗不至。至是亦復議佐之之策。嗚呼。帝愛民之心。蓋愈久而愈不

改者。○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也蓋今之純也縹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

○真西山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文帝斯言可以為後世法矣

○景帝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讞平議也假令讞訟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過失

○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官太

令掌御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膳飲食也繇賦也取也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

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以貨賂為市并法受財

若市曹之交易漁奪言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

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丘瓊山曰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二

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虛文也而減租之詔歲下

雖以武帝之窮奢好武下至舟車皆有禁而於田

租則未嘗有加焉茲則所謂誠於憫農之實惠也

自是而後君非不耕籍田后不親蠶非不下憫農

之詔非不勅守令以勸相然皆尚虛文而已非實

惠也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善乎柳宗

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

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蠶

繰而緒登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

○後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

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發民用其民取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用其資以雇庸

○班固堅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丘瓊山曰。農天下之本也。之一言者。文帝之詔。凡三見焉。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之先。漢人去古未遠。猶知所重也。後世往往重珠玉而輕穀粟。是不知所重也。景帝此詔。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其知所重矣乎。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主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主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

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武帝建元元年夏四月。詔曰。古之立教。卿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卿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六十曰老。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

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陳明卿曰。漢世以敬老為法。始於文帝。成於武帝。又盛于宣帝。傳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猶有三代之遺風。

○元朔元年冬十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不奉詔當以不敬論謂其不勤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丘瓊山曰帝之為此詔蓋恐人才壅于下而公卿蔽之于上也後世顧畧于不舉之罪而特嚴于繆舉之罰此亦可以觀世矣

○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公孫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郎中主宮殿門戶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下有文學習即有秀才異等輒以禮義者為之故曰文學掌故

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吏帝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元狩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寡眊古老字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

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致送也曰皇帝使謁者賜

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由帛人三匹

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

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縣

鄉即賜無贅聚即就也各遣就其所

○丘瓊山曰漢去古未遠所以惠賜元元者猶存

古意徃徃留意于孝弟力由存恤其鰥寡孤獨失

職者得以叙復寃枉者得以伸訴至其末章所謂

縣鄉即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有司之弊當是之

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使者

銜命所至有如早暵而得時雨也

○昭帝時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丁姓外人其名長公主

主私人嘗為上官安因言其女形容端正於長公主遂立為后霍光不許長公主以

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

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

權燕主且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怨望桑弘羊欲為子

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皆與且通謀詐令人為且上

書言光出都肄即羽林道上稱蹕都試也肆習也總

益莫府校尉侍御親軍官也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光之出本擅調

幕府大將軍府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

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議其事弘羊
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
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
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
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
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
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
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不須
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
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復言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
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高
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
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
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
復踈賢士景帝信誅是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
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
康不足侔矣

○宣帝興于閭閻言從卑巷而知民事之艱難霍光

君臣要

卷一

四十一

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刺史州牧也。刺之為言。猶參覘也。守相謂郡守及諸侯王相也。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謂郡主諸侯王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

理效。輒以書勅。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所表謂增秩。賜官爵也。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地節三年春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苦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

帛。○是歲冬十月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又勞百姓。非所以綏

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
假與貧民。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郡國宮觀勿復修治。流民還
歸者假公由貸種食。且勿算事。高帝初為算賦。民年十五至五十一出賦。錢一人一算。女子年十五至三十不嫁者五算。百二十以上為一算。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且勿算事者。不令出算賦。不給徭役也。

○十一月詔曰。朕已不逮。尊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法。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陳明卿曰。孝文舉孝弟。孝武舉孝弟。至宣帝亦舉孝弟。而帝號皆加考之一字。史言漢風俗醇厚。其機果在上不在下也。

○十二月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毆以刻為名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桎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

存者也上深愍焉廼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致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季秋後請讞議獄也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在則殿之側獄刑號為平矣
○真西山曰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

君臣要 卷一 四

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于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宜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于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極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爲吏期于不對此十餘言者其于昏吏慘刻之情獄行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爲獄猶不可入況真獄乎。刻木爲吏猶不可對況真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于是宣帝爲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爲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

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爲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爲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四年春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丘瓊山曰地節之詔即推廣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之意高帝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豈非古人保胎息之遺意歟漢世去古未遠愛養

元元之心猶有三代餘風已死也而憫其喪未生也而保其胎人君以此為政則其國祚之長豈不
宜哉

○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郊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神爵四年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黃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親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

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

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

內之邑食其租稅霸舊已二千石矣今增為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由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丘瓊山曰人君欲其政教之行於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於下其勢不能以徧及也漢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後為條

教班行民間民知太守之條教皆承天子之意故
易於信從及其教化既行天子聞之又曰詔以稱
揚之首曰宣布詔令百姓嚮化而歷數其政績之
美且賜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賢者嗚呼漢去
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
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萬
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
以爲顯官哉後世有志於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
爲法有志於教化之吏其尚以黃霸爲法

○又詔曰大司農朱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
之交東修之醜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
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丘瓊山曰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
其沒也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爲守
宰者安得不思所以感發而思奮哉夫人臣之爲
善恆苦於上下之隔絕而無由以上聞也上之人
旣聞之播於詔書致其褒嘉一則曰賢人君子一
則曰淑人君子爲人臣而得於上之稱讚如此生
有餘榮死爲不朽自非下愚不移者孰肯甘小人
之歸哉

○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時穀石五錢所謂穀賤傷農者也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

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大原郡穀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又白今邊郡

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常平倉始于此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司馬公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惺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

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丁南湖曰積穀救民之制莫善於常平而壽昌

始言之宣帝始行之君臣可謂兩得矣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

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臨遣自臨而存問者老約較乃遣之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

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

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

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三匹老孝者帛五匹
 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六
 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
 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入相食轉旁郡錢
 穀以相救詔曰聞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
 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貴之居帝自謙言不足其
 先帝之官室
 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
 肉食獸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
 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成帝河平四年春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

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
 振貸量其等差
 而振貸之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
 給椁椁謂已葬者與錢人二千
 避水它郡
 國在所冗食之
 食使生活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
 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劭勸也薄其租稅寵其
 強力謂優寵
 田之人今與孝弟同科謂每同
 及加賜也薦舉間者民
 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矯正也方東
 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勞來

勸勉之意

○鴻嘉二年春三月詔曰古之選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飢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迺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淮陽主更始元年冬十月大司馬劉秀光武至河

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漢初未有紙以竹簡及縑素書故言竹帛秀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赤眉青犢皆賊號更始既是常才淮陽主劉玄初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我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

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此。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鄧禹為中興元功實本諸此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進拔邯鄲，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關通

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反側子，謂吏民與王郎交不安之人也。

○胡致堂曰：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勝負誠未可必。諸侯既或與之，關通則不願。蕭王之捷者，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北亦且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

○蕭王擊銅馬於鄒。更始立秀為蕭王，銅馬亦號。銅馬食盡，夜遁。

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不盡而高湖重連從

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高湖重連亦皆賊號蕭王復與大戰於

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

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

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

諸將衆遂數十萬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

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

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

朱鮪李軼田立陳儁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

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

貴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鄧禹曰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

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

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

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

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治器械

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
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
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
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
愛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
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託也將私請也
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徃遺之耳茂曰遺之而
受何故言邪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
敬事也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
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
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
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茂爲令數年
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涕泣從之至王
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
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大傅封
褒德侯

○司馬公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堯
舉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
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
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

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實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真西山曰。西都之亡。以士節不勵。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敝之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燁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丘瓊山曰。光武所謂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興師旅。以征伐。所以除盜而安民也。然盜豈自外。

至哉。即民之爲也。平定安集。則民去盜而復爲民矣。爲將者。必掠而屠之。以張威立功。盜則除矣。而民亦從而損焉。光武之爲此言。真知帝王用兵之旨也哉。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主。帝以章示異。異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趙雪航曰。關中遭赤眉之亂。民弗聊生。馮異一朝破賊。撫綏黎庶。三輔士民不啻去塗炭之中而

登春臺之上也。當時異握重兵。且居形勝之地。光武未聞毫釐嫌疑之心。及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主。帝坦然自如。乃以章示異。真天地覆載之心。春育海涵之量也。即保全功臣其仁恩信義之道。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之上矣。

○丘瓊山曰。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光武於馮異。可以爲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

○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

入見伏而不謁凡朝謁者必拜稽首以姓名自言自陳願守所志博

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

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

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筆文不能演

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

雲臺之下雲臺周家之所造圖書考試圖國之道不術籍珍玩寶怪皆藏焉

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止求高皆大

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

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

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

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

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按光武之徵周黨等順帝

之聘樊英皆因昭帝遇韓福故事漢世待德行之士可謂有禮矣

○司馬公曰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

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

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

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

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

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于飾偽以邀譽鈞奇以驚

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

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六年夏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胡致堂曰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員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欲增脩文物粉飾治具之時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員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魚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甲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說也歟

○冬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

三、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十三年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太官掌

御膳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如舊制口實膳時異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

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上雅不喜聽

音樂手不持珠玉音

○尹遂昌曰自古人君莫不勤苦於多事之時而

晏安於無事之日于時隴蜀既平四海寧一以積

年間關跋履之勞至是亦可自安少享玉食之奉

乃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兢兢畏謹略無

自滿之意為如何哉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憚拒關不開

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上

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

于遊由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

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東中門候

為參封尉

○十九年帝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每朝會輒

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

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厭服不以辭長

勝久。儒者莫之及。特加賜賞。其賜賞
○二十二年秋九月地震裂。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留臺遣詣者。案行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人年十五至五十一。出賦錢。人百一十。為一算。又七歲至十四歲。出賦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以補車騎馬。逋稅。謂欠田租也。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二十八年。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

且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張南軒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

○真西山曰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

○明帝永平二年春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上臨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三老服都紵大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也袍冠進賢扶玉杖都布之美者進賢冠古緇布冠也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禮殿禮殿禮殿

先聖先師也。御坐東廂，遣使者去車迎三老五更於大學。

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三老升東而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酌，獻也。

也。祝鯁在前，祝饔在後。老人食多，鯁饔故置人於禮也。前後祝之，令其不鯁饔也。

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圜橋門也。

○劉友益曰：自光武末年起明堂靈臺，辟雍至是

始盛。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

○三年夏六月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

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

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

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

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

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勅大匠止作諸宮，

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劉友益曰：帝方起北宮，未幾以鍾離意一疏而

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

○丘瓊山曰：成湯六事之責，其一宮室營，則是脩

造營建，勞民動衆，怨懟之氣上干天和，此所以不

當天心而來旱暵也。鍾離意諫其君而以天心爲言其知本者歟。明帝一聞其言遂策詔答謝敕止作諸宮減省不急不徒謝意而又因之以謝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納其言速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對衆揚之明帝好諫之誠思賢之切後世所當法者也。

○八年冬十月晦日有食之既詔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胡梅磻曰人主能切已省察然後能有是言

○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生說經

○章帝即位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深惟守
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行太尉事節卿侯趙熹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寇
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為太傅融為太尉
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其
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熹疾病
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吊融薨車駕親臨其喪
○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

濫左傳蔡大夫聲子之語 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

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

弘崇晏晏和也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

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笞即榜字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

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

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魯大夫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

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

苛之法輕薄筆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

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元和元年秋九月帝召前臨淮太守朱暉拜尚書

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召而用之
 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
 之法煮鹽均輸皆始於武帝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
 所出租賦並在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
 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不可施
 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
 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
 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
 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
 行帝怒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

國家樂聞駁議駁者執意不回頭如色之間雜黃髮無愆詔書過耳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署謂

也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

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

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

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

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

領

○章帝時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
 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候謂伺候謁見也坐定府檄適至

以國命用之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
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郡國舉擢者曰辟
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
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
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損棄
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
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皆賜牛酒
○蔡虛齋曰夫喜一也喜乎勢利則為祿使者也
喜乎為親則獲升斗以致養於子心獨無校乎然
義今之喜後之辭何也曰其辭也非矯其喜也非

狗不辭於後無以驗素養之高不喜於今無以見
孝思之篤庶幾哉季子之賢也奉惡得而測諸鄭
均自食力以感悟其兄其亦毛義之儔乎

○元和二年春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
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
歲著以為令

○劉友益曰漢初令民產子復勿事於是復見帝
誠長者矣

○又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
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悃悃至誠也無華日計不足

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戴永嘉曰。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擾。悃幅無華。其政悶悶。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愷悌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薰蒸和氣。與一世共躋於仁壽之域。舍斯人其誰與共治哉。善哉。章帝之為君也。其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何其悞切深矣。若此也。襄城令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詔書褒美。好惡若此。以此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詔。何以過之。

○丘瓊山曰。章帝此詔。切中古今俗吏之弊。所謂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斯人也。豈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以非獨不易得。且不易識也。後世而有斯人。安知其不以罷軟不勝任目之哉。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擾之則亂。章帝蓋有見於此矣。

○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

弟子之儀使酬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行過
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
尚書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
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周禮六德謂智仁聖義
忠和詩邶風凡民有喪
救之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粟給
如律

○尹遂昌曰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園籩與
民禁治獄慘酷除妖惡禁錮廩贍貧民賜胎養穀
之類無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廩給嬰兒足

以繼美文景光增前列嗚呼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丘瓊山曰漢世去古不遠其惠養斯民猶有古
意觀文帝宣帝章帝茲三詔者皆無上事而特下
之顯顯然以惠此無告之天民其視魏晉以來因
他事下詔而附列於條款之中者有間矣

○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
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嶺南舊
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置謂驛也候即
埃也立之道旁
晝夜傳送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
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

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
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
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
宗廟宗廟之薦各以其土之所有而致之貴遠物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
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安帝永初六年春正月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
節或鬱養彊執謂為土室蓄火使土氣蒸鬱而養之彊使成孰也或穿掘萌
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
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
種按安帝此詔即記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及孔子不時不食之意也非畜愛物亦且得養生

而除害民此亦仁政之一端也

○元初六年春二月詔曰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
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
生長也婦使謂組紉之事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
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甄明也旌章也夏
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
木除田租口賦

歷代名君要覽卷之一畢

初六日...

...

...

...

...

...

...

...

...

...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